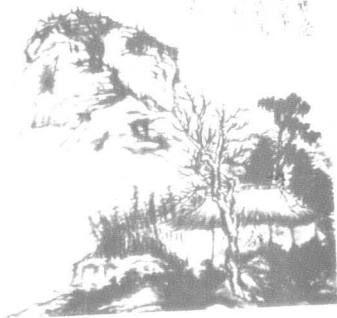


# 顧毓琇全集

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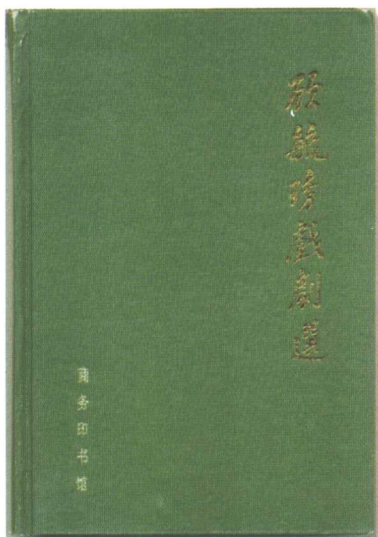
辽 宁 教 育 出 版 社

顾毓琇先生遗墨  
一九八四年十月  
于北京





©顾毓琇、王婉清结婚照（一九二九年四月一日）



◎江泽民主席题写书名  
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一年版



◎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二年版



◎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八年版

## 戏剧与我

一九一五至一九二三年，我在北京清华读书，学校有中英戏剧演出。洪深老学长曾领导话剧演出，印象甚深。一九一九年参加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学（白话文）运动。一九二〇年始译短篇小说。一九二一年续译短篇小说，计先后译了十二篇。又译戏剧两篇：（一）《悲剧者》，柴霍甫著；（二）《一个囚犯》，洛斯基著。一九二一年三月，清华小说研究社同人编译《短篇小说作法》，自行出版。是年十一月二十日，清华文学社成立。参加者有闻一多、时昭瀛、翟桓（毅夫）、张惠绂（子纓）、梁实秋、王成组、饶孟侃（了一）、朱湘（子沅）等。分诗、小说、戏剧三组，本人不擅诗，为小说组成员兼戏剧组主席。文学社成立后，徐志摩来演讲，后郁达夫亦来访问。

一九二二年，始写短篇文，计完成十五篇。其中十三篇曾在清华周刊发表。是年三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，编《孤鸿》四幕剧初稿，十一月十八日、十九日改稿，后载《小说月报》第十四卷第三号（一九二三年三月）。同卷第四号，载有张鹤群、梁俊青读后感两篇。短篇《孤寂》曾预定在《创造》发表，后因《孤鸿》在《小说月报》发表，成仿吾先生亲笔来信云《孤寂》难以发表。同年十月五日中秋节，开始写中篇小说《芝

兰与茉莉》，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写完，五月由沈雁冰（茅盾）先生审查，即于六月十八日由商务印书馆付印。一九二四年一月八日，上海郑振铎（西谛）先生来信云：“《芝兰与茉莉》已出版。”

《孤鸿》之后，我于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，自晨九时半至晚八时，编完《张约翰》三幕剧，五月十三日印成小册。六月十七日，由清华一九二三级（癸亥级）公演，我任导演。级友赵敏恒（后任路透社新闻记者）担任男主角，梁实秋及吴文藻二男士担任女主角，我任编导，此为开始。此剧本于同年十一月掲載《文艺评论》第十、十一等期。

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七日，由上海登杰克逊总统号东渡赴美，到波士顿进麻省理工学院。一九二四年秋梁实秋自西部来，同住美国剑桥。是年双十节（十月十日），公演《国手》，三幕剧，我任编导。十二月二十二日，始编《荆轲》三幕剧（编者注：以后改为四幕剧）由梁实秋作歌。

一九二五年三月，《孤鸿》出版，为《小说月报》丛刊第四十八种。是年三月二十八日，大波士顿中国同学会公演英文《琵琶记》，地点在波士顿美术剧院（Fine Arts Theater），由我任编导，实秋译成英文。王倩鸿女士致开会词，沈宗濂先生致欢迎词，郭秉文先生演说。音乐节节后，即开演本剧。计分四幕及尾声（Epilogue）。梁实秋饰蔡中郎，谢文秋女士饰赵五娘，谢冰心女士饰宰相之女，我饰宰相，徐宗溥饰邻人张老，沈宗濂饰疯子。本剧演出，承闻一多及赵太侔二兄由纽约来波士顿帮忙。一多负责布景，用油画画了大屏风及丞相的蟒袍，屏风上碧海红日，白鹤飞翔，鲜艳夺目。太侔负责灯光，注意新式投

射，亦为别开生面。

是年五月三十日，我写《项羽》再稿，初为三幕剧，旋改四幕。一九三二年“一二八”前，将《项羽》与《荆轲》、《苏武》、《西施》同交商务印书馆付印，后以版毁未果。“一二八”后，《项羽》印入《岳飞及其他》集中，由新月书店于一九三二年七月出版。

一九二五年六月，为响应国内五卅惨案后援事宜，与沈宗濂兄等联合大波士顿中国学生开始工作，分函各方人士争取同情。八月，联合麻省中美人士组织麻省中美联合委员会。是年九月，中国学生联合会在雪里果斯（Syracuse）举行年会。同时（九月三日至八日）中国科学社、中国工程学会及中国化学会举行联合年会。除宣读论文，讨论会务外，八日上午特举行国防问题讨论会。雪城（Syracuse）学生联合会年会中，特排演《国殇》一剧，由我编导。

一九二五年，纽约中国友人对戏剧十分热心，余上沅先生、熊佛西先生、闻一多先生及赵太侔先生均在哥伦比亚大学。他们提倡国剧乃是创新的，创造的。我同梁实秋兄在波士顿，实秋兄专研莎士比亚。但我在同他一起时期，却在编导英文《琵琶记》，及编写《荆轲》、《项羽》等历史剧，及为学生会编导《国手》和《国殇》。后来实秋也到纽约去，与一多、上沅、太侔、佛西，一起倡导“国剧运动”。在此时期，我曾到纽约与余上沅先生及熊佛西先生见面畅谈。

一九二六年一月，我写《苏武》初稿。费城（Philadelphia）于七月四日庆祝美国独立纪念一百五十周年，时昭瀛兄特函约我到费城去排演《苏武》，他答应译成英文。可惜我夏天在工厂

工作，不能分身，错过了机会。（那时候我相信梁思成、林徽因、杨廷宝等几位中国建筑师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。）以后从一九五二年起，我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，以至退休，并于一九七六年参加美国独立二百周年纪念。今年（一九八七），我将参加美国制订宪法二百周年纪念。一九二六年秋，顾谦吉（用“青海”笔名）以所编《西施》稿寄来，我完全改写。一九三二年三月九日，写《岳飞》四幕剧。五月四日，写《西施》再稿，先在《新月》杂志发表，一九三六年三月由商务出版。一九三二年七月，《岳飞及其他》由新月书店出版，包括《荆轲》、《项羽》、《苏武》及《岳飞》。后新月归并于商务，出版合同随之转移。一九三六年三月《西施及其他》，由商务出版，为文学研究会丛书，与顾青海著《昭君》合印。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，卢沟桥事变发生，中日战争开始。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迁到长沙，成立长沙临时大学。一九三八年迁昆明，改为西南联合大学，直到胜利后迁回平津。国立戏剧学校在南京开办，余上沅先生担任校长。我于一九二九年一月，在纽约看奥尼尔《奇遇》（Strange Intereude）的演出。后经英国利物浦到伦敦，到老维克（Old Vic）剧场看戏。在巴黎访歌剧院，后从柏林经西伯利亚铁路返国。在杭州浙江大学教书时期，写了《白娘娘》剧本（时为一九三〇年夏），后于一九三八年由商务在香港出版。一九三七年秋我在长沙与曹禺时常见面，想来那时国立戏剧学校正迁长沙。曹禺正准备编《蜕变》。我们在长沙一路散步，一路谈天，对《蜕变》剧情曾有所讨论。我的抗战剧《古城烽火》亦在此时计划中。

一九三八年，政府迁都重庆，国立戏剧学校亦迁四川。是

年八月九日，《白娘娘》由商务在香港出版。同年九月九日，《古城烽火》由国立戏剧学校在重庆国泰大戏院公演。此系由余上沅校长领导的国立戏剧学校初次排演本人的抗战剧。此剧据舒蔚青先生统计在战时各地纷纷排演，收效甚大。一九三九年三月，《古城烽火》由正中书局出版（一九四二年再版）。一九四五年在上海再版（见再版自序），此剧后经上海戏剧专科学校公演。

回忆一九三二年“一二八”沪战开始。我在南京同诗人陈梦家等亲送十九路军将士出征后，编写《岳飞》，自印单行本。（《荆轲》旧作于二月自印单行本。）七月，《岳飞及其他》由新月书店出版。一九四〇年四月一日至五月，《岳飞》由国立戏剧学校在重庆国泰大戏院演出。五日早场，由国民外交协会招待英、美、法、苏大使及其他外交使节。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爵士特函余上沅校长致谢道贺。《岳飞》曾由朱双云先生编成京剧。汉剧团时在北碚，由吴天保主演，我曾亲临观赏。在东南各地，《岳飞》曾编为地方戏上演。是年四月，《岳飞》由商务在重庆出版，一九四三年八月，重庆二版；另有香港版。五月一日，《荆轲》再稿完成，九月，由商务在重庆出版，一九四三年八月重庆三版。应尚能教授谱《荆轲》插曲，亦已出版，由陈田鹤先生代谱管弦乐。七月七日，《苏武》再稿完成。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八日，《苏武》在重庆国泰大戏院公演。一九四四年二月，《苏武》由商务在重庆初版。

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，我在上海创办上海戏剧专科学校，请顾仲彝先生担任校长（后升级为戏剧学院）。一九四六年我赴欧洲旅行。访莎士比亚故居，得到莎墓拓碑二份（一份真的，



一份假的)。我将一份真的赠送回到南京复校的国立戏剧学校，由余上沅校长亲自接受。我同熊式一先生及陈通伯先生亲访萧伯纳翁，得到萧翁亲自签名的《萧伯纳戏剧全集》。我将此书赠送上海戏剧专科学校，由熊佛西校长亲自接受。一九八三年我在上海访问戏剧学校，欣悉萧翁全集幸能保存。我亲访余上沅先生之夫人陈衡粹女士，略谈上沅先生为中国戏剧奋斗至生命的最终一刻，不胜钦敬！

顾一樵

一九八七年四月

## 第二卷目录

荆轲	001
项羽	083
苏武	121
岳飞	171
西施	225
白娘娘	271
古城烽火	319
孤鸿	405
国手	435
国殇	457

荆  
轲  
(四幕剧)

---

## 剧 中 人

荆 轲  
高渐离（善击筑者）  
田 光（处士）  
燕太子丹  
秋 纹（美女）  
秦王政  
蒙 嘉（秦王宠臣）  
夏无且（秦王侍臣）  
狗 屠（张勇）  
巧 姐（秦舞阳）  
王大嫂（酒店女主）  
樊於期（秦将）  
美女数人  
宾客数人  
御 者  
秦王侍臣郎中数人

## 第一幕

地 点 燕市酒肆

时 间 秦王政二十年甲戌初夏

〔酒店母女在场，母烹饪，女拭桌椅。〕

女 儿 （望天空，时红日已上三竿）妈，菜快做好了吗？时候已经不早，客人们快来了。

母 亲 （望一望初夏的阳光）对了，时候已经不早，客人们快来了。

女 儿 妈，您这几天老不快活，是不是为着爸爸到前方打仗去了？

母 亲 巧儿，到前方打仗是应当的。

女 儿 妈，爸爸去了两个多月了，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呢？

母 亲 你爸爸最恨秦国，他忙着打仗，哪有工夫写信呢？

女 儿 那么爸爸就是不写信，我们太子那里难道没有消息吗？

母 亲 太子自然有消息。回头你问问高渐离高二叔。时候不早了，你快收拾桌子吧。

〔高渐离击筑上。〕

母 亲 高二爷，您来得早？

女 儿 高二叔，您知道我爸爸在前方打仗的消息吗？请您告

诉我，爸爸哪一天可以回来？

**高渐离** 对了，王大哥去了两个多月了。这几天前方吃紧一点，但是不要紧，我们的军队打得很好。

**女儿** 高二叔，真的吗？我们快打胜仗了吗？

**高渐离** 唉，打胜仗可真不是容易的事？秦国是头等的强国，这次出兵山东，又要伐齐，又要攻楚，同燕国还不过小小接触。我们总要能持久作战，等到秦国疲乏以后，才能够保得住燕国的胜利。

**母亲**（对巧姐）孩子，打仗不是容易的事情，要把秦国打败更是不容易。你爸爸常说的你不记得吗？

**女儿** 对了，把秦国打败不容易，那么我们怎么办呢？高二叔，您快想点法子帮我爸爸去打秦国吧。我还想跟您到前方去呢。

**高渐离** 好孩子，你真不愧是你爸爸的女儿。你爸爸是那样激昂慷慨的热性男子，不等到太子征调，就自动请愿去打仗。我们燕国的人倘若都像你爸爸，那么燕国虽然小，亦可以打败秦国了。好孩子，你愿意到前方去打仗，你真是我们燕国的好女儿！

**母亲** 二爷，这女孩子倒有点傻气。她偷偷地学了点武艺，她说总有一天她可以去杀秦国兵呢！您看这不是痴话吗？

**高渐离** 哦，原来这孩子有这般志气。她还学武艺，是大哥自己教的吗？

**母亲** 对了，是她爸爸教的，可是这两个月来都荒疏了。

**高渐离** 那好办。回头我同张三爷说一声让他教巧姐一路刀好

不好？

女 儿 二叔，张三爷的刀法我知道。但是我喜欢的是剑。爸爸说男孩子玩刀，女孩子还是舞剑好。

高渐离 舞剑也好。那么我让荆卿教你好不好？

女 儿 真的？荆卿荆大爷——他肯教我吗？

高渐离 （听见远处人声嘈杂，欲下）那边围许多人不晓得为什么？

母 亲 刚才看见走过许多文人，不晓得是不是又在开会？

高渐离 想必为着秦国出兵进了燕国的境内，大家又在议论纷纷。我且到中街去瞧瞧热闹看，回头张三爷他们来了，就请他们先喝酒吧。

〔高渐离下。〕

女 儿 （取壶筷摆放）妈，他们总是三个人在一起。杀狗的张三爷同弹琴的高二爷我们都从小就认识，倒是那位什么庆卿荆卿，很有些奇怪呢。

母 亲 听说荆卿是齐国人，有人又说是卫国人，他自己好像说是从鲁国来的，我也莫名其妙。那天私下向张三叔打听，张三叔说这位荆卿书又读得多，剑又舞得好，真是在我们燕国还找不出这样一个人才呢。

女 儿 （诧异，露景仰意）妈，我一向只看出这位荆大爷喝起酒来酒量不凡，真不晓得是这样一个人呢。

母 亲 巧儿，正是，你怎么不知道？你听人家都称呼他荆卿，不说荆大爷荆二爷的。他们说这是尊称，我也弄不清楚。

〔母继续烹饪，田光上。〕

女儿 田相公怎样来了？

田光 (四顾无人，低声问) 弹琴的高二爷来了没有？

女儿 刚才来过，到中街去了，一会儿说还来喝酒呢！

田光 高二爷同别人一起没有？

女儿 没有。

田光 (诧异) 那么杀狗的张三爷呢？

女儿 高二爷说张三爷要来，请他等一等。张三爷最爱吃我妈做的狗肉，我想他一定会来的。

田光 (附耳) 还有一位荆——荆卿来过没有？

女儿 (点头)

田光 (低声而郑重) 他今天来不来？

女儿 不知道。也许来。他爱喝酒，酒量大得很。

田光 哦，他酒量很大。

女儿 田相公您认识他吗？

田光 认识，认识一点。

女儿 妈说他书又读得多，剑又舞得好，真了不得。

田光 哦，他真是一个了不得的人才。

女儿 田相公，要是秦国兵来打我们燕国，他能抵得住吗？

田光 (点头叹气) 好孩子，也许……

母亲 田相公，您坐一会儿，喝杯酒吧。您可别听巧儿胡说瞎问，让您老人家生气。

田光 没有什么，我要走了。(起立要走) 好吧，一会儿我也许再来。再见！

{田光下。}

女儿 妈，田相公说荆卿是一个了不得的人才。



母 亲 巧儿，高二爷说秦国出兵要打我们，田相公是我们太子最相信的人，怎么倒有工夫到我们酒店里来？

女 儿 田相公是来打听高二爷张三爷的。

母 亲 哦，那么他没有打听荆卿吗？

女 儿 他也打听了。

母 亲 他们认识吗？

女 儿 他说他们认识，认识一点。

[狗屠上。

狗 屠 王大嫂，狗肉煮好了吧？这只狗肥得很，多加些作料，一定很好吃的。

母 亲 张三叔，狗肉刚煮好了盛了出来，正候着你们来吃。

狗 屠 (鼻嗅几嗅) 哈哈，香极了，香极了！

母 亲 张三叔，今天狗肉真煮得不差，您不信回头尝。

狗 屠 王大嫂，这都是你的手段高，怪不得我天天吃狗肉越吃越馋。

女 儿 (将一大碗狗肉端将过来放在桌子中心)

狗 屠 好，好，好，巧姐儿，快给弄一壶酒来先喝着。

女 儿 张三叔，高二叔来过了，他说一会儿就来，请您等一等。

狗 屠 哦，高二爷来过了，那么荆卿呢？

女 儿 荆卿——荆大爷没有来，田相公可来过了，说是找荆大爷呢。

母 亲 巧姐，别多话了，快拿酒去吧。

[女取酒下。

母 亲 张三叔，咱们同秦国的仗到底打得怎样了？巧姐的爸